

曹利军

作品精选

CAO LI JUN

ZUO PIN JING XUAN

曹利军 著



{ 骆驼草丛书 }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骆驼草丛书

曹利军作品精选

曹利军◎著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利军作品精选 / 曹利军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6.1
(骆驼草丛书)

ISBN 978-7-5080-8617-0

I. ①曹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0095 号

曹利军作品精选

作 者 曹利军
本书策划 刘 晨
责任编辑 刘 晨 罗 云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×1030 1/16 开
印 张 21
字 数 257 千字
定 价 36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
网址: www.hxph.com.cn 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长篇小说(节选)

胡青云·郭玉川·钱晋生 / 1

郑爱蓉·刘喜喜 / 63

金瑞·小龙女·金宝蛋 / 163

方立伟和梁丽 / 250

长篇小说 (节选)

胡青云·郭玉川·钱晋生

1

胡青云手挽着一个青布小包袱，拐过街口，朝家里走去。胡家的宅院坐落在忻州顺城街，虽谈不上如何豪华，却也是青砖门楼、琉璃照壁，月亮门隔着前后两进大院，前院有花池，后院有苗圃。胡文庆老爷虽然有点钱，但他自知在忻州，自己的财力与郃、王、张、石、连、陈诸家大户相差甚远，量体裁衣，有这样一处宅子已经很不错了。

胡文庆老爷有一儿一女，一妻一妾，钱够花觉够睡。他这人不贪不占，不嫖不赌，日子过得四平八稳。倘若日本人不来，忻州不起战火，那么

胡文庆老爷的日子还会四平八稳地过下去。

晋北一开战，忻州就像一口烧滚的油锅，而胡文庆老爷和二太太月娥则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再也坐不住了。尤其是二太太月娥，成天价在胡老爷面前唠叨不休。胡老爷便找了一辆顺道去南怀化村的大车，要接他大老婆和女儿青云来，然后全家人到晋南去躲躲战祸。

这天上午，胡老爷有事要出门去，听到门环叩得啪啪响，开门一看，正是女儿青云，忙问道：

“你娘哩？”

“家里呗。”青云撅着嘴，一脸的不高兴，跨进门径自朝后院走。后院的西厢房是她的屋，她身上装着门上的钥匙。青云一年不来，西厢房的门就一年不开。

“青云，你来哩？你娘哩？”二太太月娥从正屋迎出来，满脸堆着笑。

“家里呗。”还是那句硬邦邦的话，说完后掏出钥匙开了门，自管自走了进去。

胡老爷见女儿来了，又从屁股后头跟回来，见女儿如此待月娥，就改了主意，折回正屋。他知道月娥脾气好，但还是象征性地责怪了女儿一句：

“这娃娃，随她娘，倔！”

这阵子不断有队伍打忻州街上往北开，风声也一天比一天紧。月娥的意思是赶紧锁门走人。月娥娘家是运城的，爹娘虽然不在世了，但还有个亲哥哥，这回可派上了用场。说实话，这年头躲灾避祸没个落脚的地方还真不行。

胡老爷起先对这事举棋不定，大老婆和青云还在乡下，绝不能撇下她娘儿俩不管。月娥催他：你叫她娘儿俩一齐走呀，都是一家人嘛！

于是有人赶着大车顺道来了南怀化，说老爷和二太太请青云母女进

城,打算举家到晋南逃反。青云娘不走,她这人的脾气就像胡老爷说的,倔!早年她跟胡文庆老爷成亲的时候,胡老爷还是城内北大街一家绸布庄刚熬出徒的小伙计。后来胡老爷成了老爷,想纳妾,征求青云娘的意见。青云娘说:“能行!”可在胡老爷纳妾后又请青云母女搬到城里一起住,青云娘却咋也不肯,说在这老宅子上住惯了,街坊邻居处得好,进城孤闷。也不知是不是心里话。胡文庆老爷只好依着她,不过倒是常常回村去探望她们母女。

青云娘不走的道理有四:其一,她走了屋门就得上锁,这老宅子和屋里的东西谁来照料?还不叫人偷光了?其二,日本人到中国来,自然是想进城了,跑到这穷乡下干什么?其三,即使日本人来了,又能把她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子咋样?其四,就因为人上岁数了,哪还能经得住大老远的折腾,身子骨还不散了架?

青云娘不走,却非要青云走不可。她觉得兵荒马乱的留个十七八的大闺女在家,也实实叫人放心不下,而她也自知就凭自己这个土埋了半截子的人是保护不了青云的。万一青云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是死也合不上眼了。

开始青云死活不肯走。她说娘要走俺就走,娘要不走俺就不走。娘说你得走,万一日本人要打这儿路过呢?谁知道这些外国兵匪是些甚东西?会干出些甚事来?青云说娘要这么说俺就更不能走了。娘开始劝,继而骂,最后便十分伤心地哭了。娘一哭青云就傻眼了,她很少见娘哭过。

走的时候青云给娘鞠了个躬。这一躬鞠得有些不大对头。多年来她与娘相依为命,娘疼她爱她自然也把她娇惯得不成样子,她在娘面前胡搅蛮缠向来连句正经话都没有。

青云坐在大车上,已经出村了,娘还在后头跟着。娘的三寸小脚踩在

布满深深车辙的黄土道上，身子显得更加摇摇晃晃。青云发现娘的斜襟袄上有一疙瘩扣儿开着，便又一次跳下车来，给娘扣上。青云忽然觉得娘老了，娘刚刚哭过的脸更显得皮肉松弛。娘的白发也多了，根根银丝在早晨的太阳光下闪闪烁烁。青云不知自己走后娘的日子该怎么过，心里一酸，就给娘正儿八经地躺了一躬。

2

临走的那天青云早早就去敲邻院玉川哥家的大门。“谁呀？”玉川的嫂子在屋里问。青云说：“嫂子，俺是青云，想找玉川哥说句话。”

玉川边系扣子边从门里出来，两眼迷迷糊糊，好像还未完全从梦里醒来：“这一大早的叫俺，干啥？是不是想请俺进城看戏？”

“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！”青云生气了。

“好好，你说罢，俺听着。”

“这里快要打仗了，娘叫俺跟爹到晋南逃反去，这一走也不知啥时候能回来，麻烦你好生照顾俺娘，她一人在家俺说啥也不放心。”

玉川听青云这么一说，也变得严肃了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青云你放心走吧，有俺在，保管伺候得你娘周周到到，等你回来，连一根头发丝儿都少不了。还有你家那头老母猪打今儿就由俺喂。你看咋着？”

“行！玉川哥，那俺就谢谢你了。”

“甚话，小小一块儿长大的。再说，婶婶待俺再好也不能了，照顾她老人家也是该的。”

青云是南怀化一带有名的标致姑娘，小伙子见了标致姑娘没有不喜欢的。玉川家与青云家紧邻。青云家无男丁，原来家里雇着个老长工，干

些重体力活儿。老长工老得干不动了，回了家。已经生得膀阔腰圆的玉川在长工走了的那天早上跳进青云家院子，从屋檐下拿起扁担勾起大桶，到村口的大井上挑水，以后天天如此。青云娘儿俩的吃水就由玉川包了。青云娘也取消了再雇长工的打算。

大约过了半年的光景，有天早上，玉川将水倒进瓮里，正要走，被青云娘叫住了。返身进屋，从里面拿出几块大洋，要往玉川手里塞。

玉川一下子脸红了：“婶婶，俺给你家担水可不是为了挣工钱，反正俺家的水也是俺担，多担两担又累不煞人，多年的老邻居了，这不是给俺难看么？”

有一天青云跟玉川扯闲话，青云问：“玉川哥，你说你天天给俺家担水，到底图了啥？”

玉川说：“不图啥，就为见你一面。”

青云说：“那你不是吃了亏？”

玉川说：“吃啥亏，咱村人谁有俺这福气，能天天见你一面？实话告诉你，见你一面饭都吃得香着哩！你说到底谁占了便宜？”

青云说：“狗掀门帘儿，你也就是嘴好使。”

其实玉川远远不止见青云一面。他与青云家隔着一道土墙，墙那面是青云家的猪圈，墙这面是玉川家的柴垛。喂猪的活儿自然是由青云来干。因此，每天中午或晚上，只要听见墙那面的猪哼哼，玉川就迫不及待地跑出去，蹬上柴垛，跟青云搭话：

“嗨，这猪可是又见长，俺说的没错吧，连猪见了你都吃得香。看俺家那猪，就是天天见俺这张丑八怪嘴脸，才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。”

青云笑着说：“那你以后甭在墙头上露脸，免得连累俺家猪。”

玉川给青云家挑了两年水，村里自然有许多闲话，有一回他挑着水在街上走，道边的几个后生笑着问：“玉川，这一担又是给你老丈母娘挑

的？”玉川立刻变了脸，抡起扁担就跟人家打起来。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见了血，玉川的脑门儿上鼓起一个大血包，鼻子也破了。

玉川的哥嫂觉得兄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，便四处托人说媒，还请算卦的测八字，看命里婚姻动不动。玉川额头上鼓起大包的那天早上，哥哥玉山说：“兄弟，哥跟你掏掏心窝子。别看青云跟咱是邻居，你瞅瞅人家城里带花园的大宅子，再瞅瞅人家北大街、东大街上的大货铺，你的花花心准能收回去。”

嫂子正给玉川揉脑门上的大包。玉川龇牙咧嘴地说：“哥，你这可是把你兄弟看得扁了，俺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么？俺给人家担水，就是因为她家没男人，邻里街坊互相照料着有啥不对？再说，俺这水肯定白担不了。你不是老哭穷么？等俺娶媳妇的时候，婶子肯定会送你大大一笔钱，你信不信？”

玉川嘴上说对青云不存非分之想，要真不想那才怪哩！心里想想又不犯法。就在青云临进城的前三天，玉川听到邻院的猪哼哼，就急忙扒上墙头：

“青云，婶子在不在？”

“不在，咋啦？”

“告诉你，俺昨晚做了一个梦。”

“梦啥来？”

“梦见娶媳妇哩，你没瞧见那场面，吹吹打打好不热闹。花轿进了门，啧啧，你猜猜新媳妇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还有谁？你呗！”

“怪不得人家说做梦娶媳妇——尽想好事儿，敢情真有你这号人。”

“醒了以后俺又想，费那事干啥？把这堵墙往倒一推不就得了？”

“那你今晚再梦一回。真的，前天俺也做了个梦，没好意思跟你说。”

“梦见啥啦？”

“俺梦见你找了个讨饭的婆姨，脸黑黢黢的，到处都是皱纹儿。”

当着青云的面儿，玉川什么玩笑话都敢说，青云从来不恼。青云在村里是个很持重的姑娘，见了后生们从不多看一眼，唯独玉川例外，她也跟玉川哥开玩笑，往往把他噎得一愣一愣的。

关系处得这么好，可玉川还是搞不清青云到底爱不爱他。他这人要笑惯了，没个正形儿，自然也猜不透青云的真实想法。有时觉得青云好像有那么点儿意思，有时又觉得青云只把他当好邻居、亲哥哥。说媒的人不断上他家来，玉川就有些沉不住气了。娶媳妇的事看来是拖不久了。他决定改天正正经经地问问青云，虽说自己对这事不存非分之想，但问问也无妨，大不了和现在一样，又不会少块肉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他还要接着担水。

可是，就在玉川刚刚下定决心的时候，青云要随她爹到晋南了，临走还把娘托付给他。这事只能等青云以后回来再说了。他一想，正好能在这段日子里亲近亲近婶婶，说不定还真有戏呢！

3

青云娘没来，青云就把气撒在爹和姨娘月娥身上。青云骨子里对姨娘有一种仇视态度，不管爹和姨娘如何迁就于她都消除不了。胡文庆老爷是很疼青云的，再加上老觉得对不住青云母女，就越发看重她。胡老爷每次回村都要给青云带礼物，或是花布、头巾、辫绳、盒粉，或是瓦酥、蛋糕、冰糖、瓜子，每次都说是姨娘送的。青云也知道这是爹的，回回照收不误，心说谁叫你是俺爹。爹的东西不要白不要，收了心里照样还是恨恨

的。她从不肯进城去,有时被逼不过,就去住一两天,姨娘总是笑脸相迎,问寒问暖,还亲自陪她看大戏,或者到茶馆听书。青云也不领情,她觉得姨娘这人有点假惺惺的。

这次青云来了以后,除了吃饭,就一个人在屋里待着。下午姨娘来了,进门见青云在炕上躺着,就小心翼翼地说:

“青云,姨娘想跟你说说话儿。”

青云只好从炕上坐起来:“说罢。”

“青云,你跟姨娘实话实说,是不是你娘不待见俺,才不肯来?”

“俺娘可没这么说,她可从从来说过你的不是。”青云说的是实情,不过,娘嘴上不说,谁也不能担保心里不这么想。

月娥叹了一口气说:“青云,姨娘跟你说心里话,俺也是穷家长大的女儿,当初嫁给老爷的时候,俺就想好了,过门后要好好服侍老爷,服侍姐姐,俺咋也没想到姐姐说啥也不肯一起住。这几年俺和老爷在城里,却把你娘儿俩留在乡下,你以为俺心里好受么?俺心里愧得慌哩,欠了姐姐这么多也不知啥时候才能还。

“这世道你也看见了,都乱成啥了?前天日本人的飞机撂炸弹,在城东口炸死两个人,有人说太原也有日本人的飞机,俺前些时琢磨,咱全家一起到晋南俺哥家躲躲,俺也有机会好好服侍姐姐,让她也知道俺是个啥样儿人。可姐姐就是不来。你说这兵荒马乱的,把姐姐一个人留在家里,俺就是走了,心也在这儿悬着。俺打算亲自回村去请她,她要是不走,俺就在乡下陪她,要死咱一家就死在一块儿……”

月娥说着说着,哭了。

姨娘的一席话送到了青云心里,也把青云深深打动了。她下了炕,亲自倒了一杯水,送到姨娘跟前。姨娘接过杯子,又捉住青云的手,还是一个劲儿地哭。

青云消除了对姨娘的仇恨,自然也就原谅了爹,又知道爹和姨娘要到乡下去接娘,一家人一起走,心情就开朗了,活泼的天性也就显露出来。

青云心情好了就常到街外面走走。这阵子街上到处都是人,街边巷口小摊前,三五一伙儿七八一群,议论的全是眼下的战事,有说日本人厉害的,有说中央军厉害的,也有说红军厉害的,说红军个个都是神兵,飞檐走壁,打起枪来百发百中。街上人多了生意也火,生意火了就分外热闹,青云到现在自然觉不出打仗有什么不好。

第二天,青云见好多人都朝文庙的方向拥。她以为有啥好看的,一去才知,原来文庙的大操场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操场中间是部队士兵们扛着枪排成整齐的方阵队伍,队伍中有穿黄衣服的,有穿灰衣服的,有戴钢盔的,有戴布帽的。青云也分不清哪是中央军,哪是晋绥军。周围拥着老百姓,有人手中拿着小旗,有人手里扬着传单,青云活了十八岁从没见过今天这么多人,兴奋得脸都红了。

文庙大操场的最前边搭起一个大戏台,戏台很高,上边飘着五色彩带,台上坐着一排人,有穿军服戴大盖儿帽的,有穿中山装的,也有穿长袍马褂的。周围的老百姓指指点点,说部队的司令官、忻县县长、商会会长、中学和小学的校长都在。青云一个也不认得,上边的人开始轮着讲话,讲完了还有军队代表、学生代表、工商界的代表讲。

青云在文庙大操场站了足足两个时辰,她认真地听着每一位代表的讲话,有的代表含着热泪讲述,说外国人曾经怎样侮辱中国人,大红鼻子怎样殴打中国人,外国人的大门上挂着牌子,把中国人比做狗。一直讲到现在,她才知道“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,大片国土沦入敌手,千千万万的同胞正在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”。会场上不时有人挥着小旗高呼口号:

“打倒日本! 收复河山!”

“誓死不做亡国奴！”

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志不可辱！”

周围的人都跟着喊，青云便也跟着喊。她的眼里闪动着泪光，浑身热血沸腾。

中午回了家，青云在饭桌上把自己听到的跟爹和姨娘复述了一遍。搁下饭碗，又到文庙大操场去了，这几日不断有队伍开来，天天都有大会。

下午的会场更是激动人心，有个教师讲日本人侵犯东北犯下的罪行，好多人都哭了，青云自然也哭了。散会后，县长宣布成立“抗日决死队”。好多青壮年都当场报了名，大戏台上摆着一捆捆的长枪，青年人一报名，就能领到一支枪。会场上的气氛空前高涨。青云只恨自己是个女的，要不然她也会报名，到前线打日本去。

4

火车一开，小诸葛孔三捅捅身边坐着的郭二东，俩人便哈哈大笑，大伙儿便瞅瞅钱晋生，都哄堂大笑起来。

从石家庄出发的火车刚一启动，郭二东就说：“你们仔细听着，火车一过娘子关，声音就变成了‘老西！吃醋喝醋喝醋……’”大伙就跟着乱笑一通，原以为郭二东胡说八道，没想到进了山西后，小火车开得慢，时不时还得爬坡，呼哧劲儿就大。见郭二东笑，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，便再也忍俊不禁。再看看钱晋生那张脸，更笑得不可收拾。这当然不包括大鼻子刘杰柱，他是班长，大小是个领兵的，这种场合不起哄。

钱晋生靠着车帮半仰着，这是一节拉货的闷罐车，没座位，刚进来时黑咕隆咚的。一尺见方的小窗子在钱晋生对面，有整块的阳光从他的脸上移过，把他那张瘦脸映得愈发苍白。

钱晋生是一班唯一的一名山西兵，所以人们讽刺老西儿就把目光往他脸上移。法不责众，钱晋生心里干气就是没治，那张脸就变得古古怪怪，说不上是什么表情。

后来大家说笑够了就枕着膝盖打盹儿，小诸葛孔三手里又捧着那本没头没尾旧得发黄的破书，挺专心地看。由于光线太暗，他的脸几乎贴在书上。车厢里很宁静，有了火车单调的咣叽声就更显得宁静。

这时候钱晋生的脑子里又生出了开小差儿的念头。他认为自己刚才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这足以说明他在大家心目中没什么地位，得不到尊重。既然他得不到尊重就不可能提班长，提不了班长就谈不上提排长，提不了官还当个什么兵，干脆当逃兵算了。

车厢里很闷，充满了浓厚的尿臊味和汗臭味，一股又一股直往鼻腔冲，越没事干越觉得冲。钱晋生站起来到对面去，掂着脚尖儿扒着小窗朝外看，视野里出现了一道道黄土沟地带，是那种沉沉浊浊的黄。有高低错落零星星星的庄稼地，也被一层厚密的黄土尘埃覆盖着，看不出一点儿生气。

这让钱晋生感到亲切。冀中大平原再辽阔再明朗也不是他的家。他喜欢站在这黄土崖头上朝远处瞭，瞭一瞭心里才真正觉得宽敞。

多年前他在村口的崖头上瞎瞭的时候，就瞭见了钱二疤。钱二疤用一根棍子挑着蓝布包裹，低着头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土道上走着，步子迈得挺大，一看就像出远门的样子。

钱晋生急匆匆地跑下崖，紧走几步撵上钱二疤。

“二疤哥，你上哪去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二疤哥，你说啥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到底说啥，没听见。”

“俺说×你娘！这回听见了吧。”

钱晋生愣住了，站下身子目送着钱二疤远去。那是一个干旱的夏季，太阳很毒，钱二疤的一双大脚板将道上尘土溅得飞飞扬扬，很快就看不见他的背影了。

本来这算不了什么，实实在在不算什么，只是因了某种独特的原因，钱二疤出村时大脚板扬起的尘土就一直在钱晋生的脑子里浮着，抹也抹不掉。

那天钱晋生回村后才明白钱二疤为什么要骂娘：钱二疤当了绿头乌龟。

“啥叫绿头乌龟？”他问村里人。

“就是他老婆养了汉。”

“啥叫养汉？”

“快滚吧，回家问你娘去。”

那时钱晋生十四五岁，真不明白。不过事情的经过倒是听得很清楚。那天前晌钱二疤正在地里干活儿，有几个人大老远气喘火燎地跑过来：

“二疤哥，俺疤嫂正跟男人睡觉哩！”

“放你娘屁。”二疤说，接着干他的活儿。

二疤嫂是村里有名的俊媳妇，女人长得标致就容易让男人动心思。见天有人跟二疤耍笑，说把疤嫂借俺用一夜。二疤以为又是闹着玩。

“二疤哥，真的，钱财主家的二心进了你家门，门都顶死了，俺们跳进院隔窗缝儿瞭见的。”

二疤撅起屁股往家跑。翻过土墙跳进院，将两扇门打得叭叭响。好半天老婆才开门，头发蓬乱，扣子还系错一个。二疤一个箭步冲进屋去，掀开被子，二心没顾上系裤子，两个屁股蛋子还露着。二疤抡起拳头就是

一顿好打。二心跑了以后，二疤又揪住老婆头发拖倒在地，嘴里骂着婆娘，拳脚结结实实地往女人身上招呼，外面聚了半院人看热闹，也没人进来拉。

正当二疤打得十分兴致的时候，二心带着自家两三个护院家丁冲进来。这一回又是家丁将二疤拖倒在地，两个压着二疤的头和脚，一个握着湿荆条拧成的短鞭，冲着二疤的屁股狠狠揍了三五十下，打得二疤尿流了一裤裆。家丁说：“好臭。”这才走了。

钱二疤这件轰动了全村的事对钱晋生起到了开发智力的积极作用，使他初懂了男女之情。钱晋生开始注意彩花，并且生出了抱抱彩花亲亲彩花的想法。

彩花小时候裤子老是提不起来，前胸和两袖有大块亮亮的鼻涕痂，动不动就哭。村东头的男娃娃们老是欺负她。那时候钱晋生活得挺好，私塾的周先生看他聪明，免费让他听课。他在下学的路口老是见彩花哭，还见男娃娃们朝她脱裤子，朝她掷土坷垃。他每次见了都呵斥那些男娃娃，有一回还跑上去将一个领头的踢了两脚。

彩花长大后也许还记得小时候的事。见了他总要问：“晋生哥吃啦？”挺热情，倒是他变得唯唯诺诺，不那么爽快。

钱晋生开始注意彩花后就变着法子接近彩花。起先他掏了两只小家雀儿给彩花送去。彩花惊讶得张大了嘴巴，两手捧着小家雀儿惊喜地看。小家雀儿身上还没长全毛，嫩黄嘴岔儿，张着大嘴唧唧叫。彩花家里没男孩，她是头一回捧住家雀儿，就张罗着在盒子里垫上棉花和碎布条儿，又忙着喂水喂米，丢了孩子的大家雀儿不知咋就知道了，在彩花家门前的枣树上喳喳可着劲地叫。

“怪可怜的。”彩花说，就把小家雀儿放到院子里。大家雀儿围着小家雀儿团团转，喳喳直叫就是没办法。后来彩花把盒子摆在窗台上，大家